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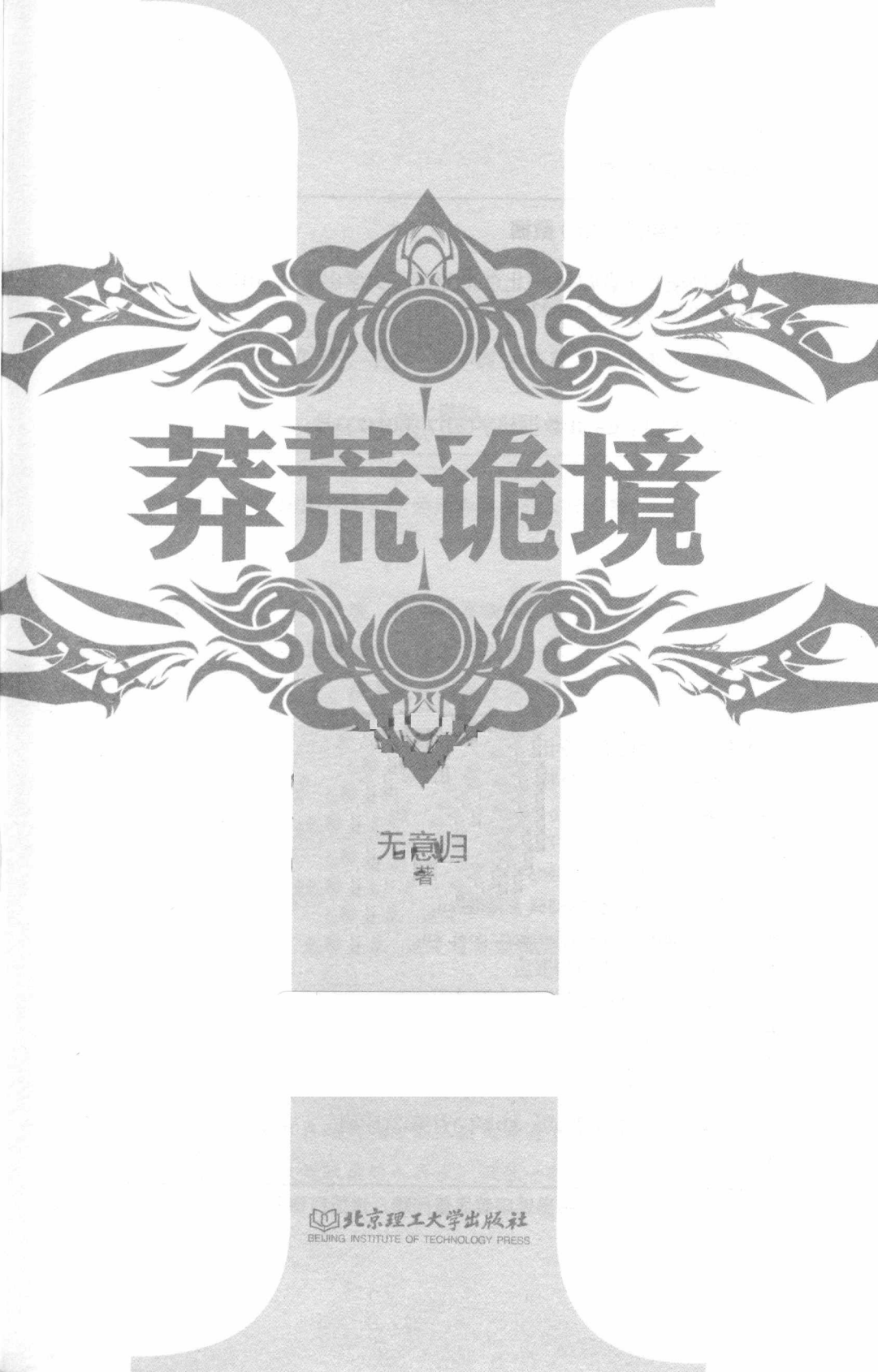
北纬
30
度

莽荒诡境

通向未知文明的探险之旅!

无意归
著

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
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



莽荒诡境

无意归
著

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
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莽荒诡境.I/无意归著.—北京: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,2017.3
ISBN 978-7-5682-3627-0

I.①莽… II.①无… III.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14233号

出版发行 /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社 址 /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

邮 编 / 100081

电 话 / (010) 68914775 (总编室)

(010) 82562903 (教材售后服务热线)

(010) 68948351 (其他图书服务热线)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itpress.com.cn>

经 销 /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/ 北京欣睿虹彩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/ 19.75

字 数 / 247千字

版 次 /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/ 35.00元

责任编辑 / 刘永兵

文案编辑 / 刘永兵

责任校对 / 周瑞红

责任印制 / 马振武

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,本社负责调换

引子

天启大爆炸

明朝天启六年（1626年），京师西南方向的太行山脚。

胡胜身穿皂衣，腰系丝绦，以手遮在额角，惊异地望着天边有黑色云气如同千军万马一般聚拢过来，脸上闪现出一丝不安：“最近这天象着实有点怪异。先是大旱，接着竟然五月飞霜，‘白露著树如垂棉’，连日中的太阳都晒不化它。这几天更是云气变幻莫测，一会儿如旌旗招展，一会儿如大刀悬空，一会儿是白色，一会儿是红紫色，现在又是这般乌黑如群鸦汇聚。六叔，你说这种种不祥之兆会不会跟我们掘地三尺找图有关呢？”

与他一样打扮，但年长许多的胡威皱着眉头，望着远处扬起的滚滚黄尘，心不在焉地道：“天降异象，这是对当今朝廷的警示，与我等何干？你别瞎想了。”

胡胜捅了捅胡威：“六叔你透露点图的消息给我呗！我着实纳闷，那图有啥玄机，竟能让二爷纡尊降贵在地底下干那般苦力活？”

胡威只是将目光盯在越来越近的三匹马及马上的主人身上，满脸警惕：“先别管图，解决好眼前的人再说。记住一句话，不管任何人，只

要妨碍我们的行动，一概格杀勿论！”

胡胜凝视着快马上的人，脸色一变道：“来的好像是锦衣卫的人。他们可是皇帝的亲信，也要杀吗？”

胡威的脸上微微抽搐了一下，咬牙道：“杀无赦！”

滚滚黄尘一直到胡胜与胡威二人的面前才止住，同时响起的是一阵马嘶声。马上坐着三名身着锦衣卫服饰的彪形大汉，满脸凶神恶煞。他们盯着胡胜、胡威手中的佩刀，以及他们身后用黑幔遮掩起来的营地，厉声大喝：“你们两个在这里做什么勾当？”

胡威面无表情地走上前，拱了下手：“两位官差，我家老太太病重，所以差遣我等在这里替老太太布置仙逝后的寝宫。死者为大，却也不吉利，两位官爷还请回去吧，免得沾惹了晦气。”

锦衣卫首领目露凶光：“给你家主人挖墓用得着这般遮遮掩掩吗？你当我是傻子呀！”说完一鞭子朝着胡威抽过来，同时催动马儿冲向布幔，大喝：“让开！”

胡威眼中闪过一丝凶光，却并没有阻止对方纵马冲击，而是闪身避开。

锦衣卫首领用手中的鞭子一下挑起布幔，瞬间惊呆：只见布幔后面大概五米远的地方，搭着一座帐篷，帐篷内静悄悄的，而在布幔的后面，半跪着五名蒙面人手持火铳，枪口正一致对准他！

锦衣卫首领急急勒住马缰，色厉内荏地喝道：“你们是哪名将军帐下，竟然对我们锦衣卫如此无礼？”

胡威手臂一挥，五名蒙面人齐齐开火，当即将锦衣卫首领连人带马打成了筛子。

几乎是在同时，胡威与胡胜出手，拔刀、腾空、斩首，一气呵成。

剩余的两名锦衣卫虽然属于皇帝身边的侍卫亲军，但根本不及自幼习武的胡威与胡胜。他们连刀都还来不及抽出，就被二人劈斩落马。滚落在地的人头令人难以置信地眨了下眼，仿佛在惊疑：京畿之地，竟然有人胆敢袭击权势熏天的锦衣卫！

一刀得手，胡威与胡胜立即将三名锦衣卫的尸首拖入帐篷，同时，五名火銃手一起动手，将被掀开的布幔重新围拢起来。

大概是听到枪响，帐篷中钻出一人，只见他豹头虎吻、鳬肩豺目，一副凶狠阴鸷模样，皱着眉头望向胡威：“怎么了？”

胡威朝着三具尸首努了努嘴：“二叔，锦衣卫探子，被我们杀了。”

二叔胡平看了一眼尸体，脸上露出嫌恶的表情：“这些朱家的鹰犬，都该下地狱！”

胡威问胡平：“二叔，下面进展如何？是不是快找到图了？”

“那图有点邪门。把它弄出来恐怕还要费些手段，说不定要死些人。”胡平仰头望着天上如箭簇般聚拢过来的乌云，皱着眉头，“刘伯温这家伙真有几把刷子，不是随便唬人。你们紧盯着，我再下去。记住了，无论是任何人，倘若胆敢靠近，格杀勿论！”

说完，胡平将帐篷一把掀开，重新进去了。

胡平的话，让胡胜又惊又疑：“锦衣卫是皇帝身边的人，杀他们等于直接与皇帝对抗，这……昔日里你们不是一直都教诲我们对朝廷要隐忍，不要冲动吗？难道当今局势变了？再者，二爷口中的刘伯温可是开国的文成公，‘前知五百年、后知五百年’的刘基？这图跟他有关？六叔，你能跟我讲讲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吗？”

胡威长出了一口气：“你是我胡家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，迟早要承

担起领率胡家的职责，有些事也该告诉你了。一来希望你可以明白我们家族的起源，不忘血海深仇；二来知晓我们今日所为之事的重要性，接下来可以打起十二分精神，切勿有一分一毫的闪失。”

胡胜的呼吸紧促了起来：“家族起源？难道说我们的先祖不是为躲避元朝的兵乱，才举族迁至山中创建胡家庄的吗？”

一丝隐痛从胡威的眼中掠过：“你可知道，在大明朝的开国功臣中，有哪位姓胡？”

胡胜脱口而出：“丞相胡惟庸！”

胡惟庸乃朱元璋起兵夺天下的功臣之一，于洪武十年（1377年）在韩国公李善长的力荐下，担任百官之首的左丞相一职。可是树大招风，洪武十三年（1380年），涂节和中书省吏上书告胡惟庸谋反。朱元璋遂以“枉法诬贤”“蠹害政治”等罪名，将胡惟庸处死。洪武二十三年（1390年），朱元璋以伙同胡惟庸谋不轨罪，处死韩国公李善长、列侯陆仲亨等开国功臣。后又以胡惟庸通倭、通元（北元），究其党羽，前后共诛杀三万余人，时称“胡狱”。除掉胡惟庸后，朱元璋罢左右丞相，废中书省，结束了明朝的宰相制度，加强了专制皇权。

胡威的脸上现出悲痛之情：“不错！我们乃大明朝开国功臣胡惟庸丞相的后人。你现在该明了我们与朱姓朝廷的恩怨了吧？”

胡胜显然一时难以消化这样的惊人消息，结结巴巴地道：“那我们岂不是成了……谋逆罪臣之后？”

胡威不自觉地捏紧了拳头，全身骨骼迸发出一阵的“咯咯”声：“呵，两百多年过去了，世人对我们胡家的看法依然是谋逆篡位的罪名。有谁

知道蒙在我们胡家身上的天大冤屈？所谓造反，不过是朱元璋那厮的欲加之罪，为的是罢黜丞相，独揽大权！苍天见怜，让我们胡家没有绝后。如今神图即将现世，到了我们胡家人向朱家人清算的时候了！”

胡胜仰起头，望着天上如墨染般的云朵，心头如狂风暴雨般激荡不已：“这复仇计划中，为何要以这图作为反攻的号角？而且，听二爷的说法，这图跟刘基有关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”

在大明王朝二百七十多年的历史上，刘基被誉为第一谋臣，“佐定天下，料事如神”。可是他的神机妙算和出色的谋略，到了江山大定之后，却成了朱元璋的心头大患。因此刘基虽已告老还乡，但朱元璋却并不想放过他，遂将其重新招入京城。胡惟庸看出朱元璋的心思，于是推波助澜。一日刘基病倒，胡惟庸派遣太医给他送药，吃完药后刘基感到有如拳头大小的硬物堵在胸口，病情加重，不久后病重身亡，终年六十五岁。

胡威淡淡道：“世人认为，是先祖害死了刘基，因为刘基曾反对先祖当丞相，认为他‘区区小猷，一经重用，僨轹破犁，祸且不浅了’。不过这些只是捕风捉影的猜测而已，真正不肯放过他的是朱元璋。可是朱元璋又为何对毫无官职遑论军权的刘基紧追不舍，只欲置之死地而后快？说到底，乃匹夫无罪、怀璧其罪。因为在他的手上，掌握了一处宝藏的秘密。这个宝藏有多大呢？据说如果全部挖掘出来，至少足够供整个大明朝的子民吃上十年！”

胡胜闻言虎躯一颤，口舌发干，连声音都颤抖了起来：“莫非，莫非我们现在挖的，就是这惊世宝藏？”

“你觉得就我们区区几十个人，能挖得动偌大的宝藏吗？”胡威苦

笑着，“你且听我说完。”

胡胜稳了稳心神，仔细听下去：“朱元璋知道有这么一个宝藏，也知道宝藏的秘密掌握在刘基的手中，自然会逼其将宝藏交出来。但刘基却始终搪塞，矢口否认宝藏的存在。这就给朱元璋留下了一块心病，断定刘基怀有二心，对他起了杀意。为保命，刘基无奈之下松了口，承认宝藏的存在，但他声称不知宝藏具体下落，只有一点藏宝图的线索。而这张藏宝图被深埋于地下，连着龙脉，并被施了恶毒诅咒。一旦被挖出，不仅会在世间掀起一场血雨腥风，还将动摇大明朝的社稷江山。为了大明江山永固，万千黎民安康，他刘基宁可被扬灰挫骨，死无葬身之地，也不会吐露藏宝图的下落。朱元璋无奈之下，只能派人刘基日夜监视，严禁他人再靠近病榻。后来刘基病逝，藏宝图的秘密永沉大海。”

胡胜听得心儿“怦怦”直跳，开始渐渐明白为何家族会不惜一切代价，想要找到藏宝图，那不仅意味着举世无双的财富，更重要的是，如果刘基所言属实，藏宝图出世会给大明朝带来灭顶之灾，那岂不是意味着他们胡家无须挑动战火，就可以报了两百多年前的灭族深仇？只是他心头仍有疑问：“既然刘基没有向任何人说出藏宝图的下落，我们又怎么能够知道藏宝图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中？”

“道理很简单，刘基不会凭空算出宝藏与藏宝图的存在，所以要么是他从某些书籍的记载中找到蛛丝马迹，要么就是有人向他说出这个秘密。先祖自然明白这个道理，于是悄悄地差人将刘家翻了个底朝天，又将各式可疑人物找来拷打，终于找到了藏宝图的线索。谁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，先祖的一举一动全都在太祖的监视之下。最终的结果是，先祖所寻到的线索落入了朱元璋的手中，然后兔死狗烹，先祖被朱元璋找了个谋反的罪名杀死。”胡威沉默了片刻，似乎要从往事中品咂出悲伤与遗憾，“但先祖对朱元璋早有防范，事先偷偷地将线索抄录在一张纸上，并由逃亡的胡氏子弟带出。无奈有关藏宝图的线索非常深奥费解，大概

只有刘基那种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的奇人才可以解读通透，而我们胡家缺少这样的智慧，于是前后花了两百多年，才终于从天象入手，找到了蛛丝马迹，确定了藏宝图的方位。先前你言及今年天气各种异常，有部分是自然天象，有部分实则不是你二叔他们的行动所致。从我们头顶聚集的云气来看，我们应该是接近成功了。这样的异象乃神物或者神人出世时产生的天人感应所致。眼下，只要你二叔他们破解出最后一点奥秘，取出藏宝图，那么朱家王朝……”

就在这时，从他们的脚底下传出一声长嚎，紧接着一阵震颤。这种震颤绝非地震，而更像是某只巨兽破土而出所带来的颤动。震颤之后是短暂的静默。胡威与胡胜面面相觑，心情紧张到了极点，不知道二叔他们在地底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

就在他们几乎按捺不住心头的好奇，想要冲入帐篷一探究竟时，一道红色的光芒骤然从他们挖出的地道口中冲天而起，击碎了聚拢在他们头顶的乌云。浓重的血腥气伴随着倾盆大雨劈头盖脸地倒了下来，猛烈地灌入胡威、胡胜等人的七窍中，几乎将他们的躯体撕裂开来。整个世界变得一片通红。死神的羽翼与雨点一起，纷纷扬扬地撒落下来，将方圆数里之内的万事万物全都笼罩住。几乎是在同一瞬间，从京城的西南方向传来惊天动地的爆炸声。

大量的史料均记载了这场古今未有的巨大灾变，比如《明宫史》记载道：“天启六年（1626年）五月初六辰时，忽大震一声，烈逾雷霆，将大树二十余株尽拔出土，根或向上，而梢或向下；又有坑深数丈^①，烟云直上，亦如灵芝，滚向东北。自西安门一带皆飞落铁渣，如麸如米者，移时方止。自宣武门迤西，刑部街迤南，将近厂房屋，猝然倾倒，土木在上，

^① 1丈=3.333米。

而瓦在下。杀死有姓名者几千人，而阖户死及不知姓名者，又不知几千人。凡坍平房屋，炉中之火皆灭。惟卖酒张四家两三间之木箔焚然，其余了无焚毁。凡死者肢体多不全，不论男女，尽皆裸体，未死者亦皆震褫其衣帽焉。”

后世将这场爆炸与3600多年前发生在古印度的“死丘事件”、1908年6月30日发生在俄罗斯西伯利亚的“通古斯大爆炸”并称为世界三大自然之谜。世人曾对这场爆炸给出了“火药爆炸”“龙卷风”等各种解释，但无一可以完全解开爆炸之谜。爆炸范围半径大约750米，面积达到2.25平方公里^①，东自阜成门，北到刑部街，长1500~2000米，宽约6500米范围内木材、石块、人体、禽尸像雨点那样从天空中降下。数万间屋、两万多人都被炸成粉状，瓦砾腾空而下。最为离奇的是，大多数的死伤者均赤身裸体，寸丝不挂。有一长班（侍从），巨响之后，帽子、衣裤、鞋袜一刹那间全都不见了；有一人因压伤腿躺在地上动弹不得，见街上许多妇女赤体而过，有的用瓦片遮住下身，有的用半条脚带遮掩着，有的披了半条褥子，有的披着一幅被单。无宏寺街有女轿过路，炸声一响，轿顶被狂风掀去，轿内女客全身赤裸，可是人却毫发未伤。与此同时，西山的树梢上、昌平教场等地挂满了成堆的衣服，以及器皿、首饰、银钱等无所不有。在长安街一带，不时有从空中飞坠而下的人头，或眉毛、鼻子，或额头，纷纷扬扬；而德胜门外，坠落的人臂人腿更多不胜数，伴随木头、石块、家禽等，像天雨一样落下来；在宣武门，还有一头来自石驸马大街、足有5000斤^②重的大石狮从天而降。

恰如刘伯温预言，这场大爆炸动摇了大明朝的根基：虽然明熹宗朱由校当时正在乾清宫用早膳，在震动之际，如有神助般飞快地跑入交泰殿，躲到大殿的一张桌子下，逃过了一劫，但整个乾清宫大殿严重损坏，一

① 1平方公里=1平方千米。

② 1斤=500克。

片狼藉，御座御案都翻倒在地，侍奉皇帝进早膳的太监皆殉难，无人存活。正在紫禁城内施工的匠师们，从高大的脚手架上被震了下来，2 000人跌成“肉袋”。最为严重的是，不满周岁的皇太子朱慈炁在宫中被砸死。从此之后，明朝日渐走向衰亡。十八年后，李自成率兵攻入了京城。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。明朝覆亡。

太行山脚下，虽然没有天崩地裂、石破天惊，可是那道冲天而起的血光，仿佛是地脉中的血筋，一旦被抽去，整个地面顿时塌陷了进去，吞噬掉架在上面的帐篷、布幔、万事万物，包括胡威、胡胜。在胡威对尘世的最后一瞥中，看到远处京城内漫天的血肉飞舞，无数的哀号夹裹其中，炎炎的火光将整片天空全部烧红——一派世界末日的景象。“大明朝覆灭了吧？”带着这样的快意，他的肉体与灵魂一起化为齑粉。

地底下，一道寒光闪过，所谓的藏宝图，所谓的复仇计划，就这样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之中。直至三百多年后，藏宝图重现于人间，再度掀起一场腥风血雨……

—

林从熙望望头顶上翻滚如狰狞恶魔般的乌云层，遥视江面逐渐平静下来的水流，浑身战栗如十月份的寒蝉。透骨的寒意几乎将他钉在地上，再挪不开半步。

生死就在一线之间。

平静的水域下面，刚刚埋葬了一艘军舰，以及三十多条人命。

一切仿如地狱之门，突然打开，让人猝不及防。丧生是在劫难逃，逃命则属侥幸。

谁也预想不到，原本风和日丽的天气，竟然会突然变脸——更诡异的是，只有江面这一段的天空乌云密布，其余地方依然阳光明媚，仿佛这一段江面是被魔鬼诅咒的地方。

“鬼门关！我们进入鬼门关了！”刘开善手抚胸口，脸色虽不似林从熙那般苍白，却也心悸不止。他本是江湖耍杂之人，屡涉险境，见多识广，然而这般天崩地裂之危机，却是闻所未闻，遑论亲身经历，于是当脚踏陆地之时，他油然而生出一种“从鬼门关捡回一条性命”的感慨。

除了那五个铁铸一般的军人——冷寒铁、唐翼、巴库勒、楚天开、柳四任——脸上始终保持着冷静与淡然的表情外，其他人都在心底暗叹侥幸逃生，只有卜开乔拍着掌，大笑不止：“好玩，好玩。我们再玩一次吧！”

林从熙忍不住在心里怒骂了一声：白痴弱智！死亡有什么好玩的，

你能玩得过死神？

卜开乔确实是个白痴弱智，这个从他身上的婴儿肥，以及脸上天真的笑容即可看出。

“古怪，确实有些古怪！”王微奕喃喃道。一千人之中，以他的年岁最长，看上去也最为儒雅——他的身份本是南开大学历史系的教授。

站在他旁边的陈枕流强压住心头的慌乱，接过话问道：“王老师，你觉得这古怪风暴是从何而来的？”

陈枕流是王微奕的博士学生，亦是他的得意门生，长期追随左右。

王微奕沉吟了下：“正所谓风云聚会。我想这个气候突变应与这一带存有强风有关。”他仔细地查看了一下眼前的环境，“你们看，这一段的江流与山形刚好围成了半个平行六边形，最前面的那段开阔如漾，中间两侧却夹有山壁，到我们身后的这一段，江流被峭壁所挡，拐了一个大弯。水的流势是前面平缓，中间湍急，后面激荡。风势亦是一样。风从前面开阔的江面涌入，到了中间为夹壁所挟，数股拧成了一股，剧烈地撞向身后的山壁，产生了更加猛烈的转向风，回涌过来，与正面扑来的烈风相遇，便形成了一个风暴旋涡。我想我们的军舰正好就是驶在这风暴旋涡的中心，所以才会被那股巨力所拖曳着沉坠下去。只要离开这个风暴眼，那股拖力就会减弱许多。这也是我们离开军舰，以数人划桨之力撑着橡皮艇得以逃脱生天的原因吧！”

他叹息了一声：“我们是劫后余生，可惜军舰上那三十多条人命在劫难逃，悲哉痛哉！”

站在他身后的花染尘突然开口道：“他们还活着。”

所有人的身躯都颤了一下，连一旁冷漠如铁的冷寒铁脸上亦流露出一丝热切的表情。

王微奕毕竟是教授，多年严谨的治学让他养成了求证的习惯：“花小姐，你是说，你能听到他们的声音？”

花染尘淡然地点了点头：“嗯，我听到有人喊叫的声音，似乎水底

下另有出路。”

王微奕激动得下颌的胡须都在掀动着：“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没想到他们竟然可以大难不死，真乃蒙苍天福荫哪！花小姐，你能确定他们都活着吗？”

花染尘摇了摇头：“我只能听到江底下传来嘈杂人声，至于有多少人就不得而知了。”

林从熙目光转动，惊异地看着花染尘：“你是说，你可以听到江底传来的声音？这……这岂不是传说中的顺风耳？”

花染尘默然不语，王微奕则轻抚着胡须，笑道：“年轻人，这你就有所不知了。我们这位花小姐，天生耳力超群，能够听到1公里^①之外一只小鸟拍翅膀的声音。正常人能够听到20赫兹到2万赫兹的声音，然而花小姐的耳蜗构造天生异形，加上一些特殊经历，使得她能够听到低至10赫兹的声音，并且听力范围大增，是以能听到江底异动。”

林从熙以一种难以置信的眼神打量着花染尘，但见她身形瘦削，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，眼角眉梢聚着永难抹去的愁怨，仿佛一世中都难舒展，令人不觉生出一丝怜惜之意。只有从她紧紧闭着的嘴唇，依稀看到她性格中的倔强或者说坚韧之意。

一种莫名的情感爬上了林从熙的心头。他突然有点不敢再多看花染尘，于是扭头转向卜开乔，问王微奕：“那这位小兄弟呢，也是天赋异禀吗？”

王微奕点头道：“不错，你别看小卜憨憨厚厚的，实乃记忆力超群。简单地说，他可以过目不忘，最重要的是，他可以看到许多我们平常人所忽略的细节。”他转向卜开乔，“小卜啊，你能给大家讲讲刚才所发生的事情吗？”

卜开乔咧嘴笑了：“我刚刚坐在船舱里吃饼干，饼干是土褐色的，

① 1公里=1千米。

上面粘有三片小葱花，还有七颗芝麻。突然间我听到打雷的声音，然后整张床都在摇晃着。我看到我挂在墙上的衣服掉了下来，甩出一个旋子。接着我听到巴长官拍门的声音，我刚打开门，就被他拽着往甲板上面跑。到了甲板，我看到天空黑了，好像有一条乌龙在头顶上滚来滚去，吐出黑色的墨汁。乌龙离我们只有城里塔楼那么高，上下来回地滚动。我看到乌云被它拱开了一条缝，有阳光从里面漏了下来。接着又打了三声雷。雷响过后，雨点就下来了。雨点有小拇指大小，打到我的头上，好疼，像小时候老妈用指头敲我的脑袋一样。风好急。我看到有一片叶子被风刮了起来，打在旗子上，将旗子割开了一个小口子。然后我就被巴长官给推进橡皮艇。我感觉到船底下好像有个东西在摇晃着我们，对了，你们说江水下面是不是有什么怪兽呀？”

卜开乔的白痴模样和天真说法让林从熙有一点不屑，然而他却不得不承认，卜开乔的描述非常翔实，画面感极强。王微奕教授说得没错，他在记忆和观察方面，确实是一个天才。

一直都默不作声的五名军人的首领冷寒铁插进话来：“你确信看到树叶割破了旗子？”

卜开乔拍掌笑道：“对呀对呀，你也看到了吗？那树叶的力气好大。我以前撕过自己的衣服一点都撕不开，它比我厉害。”

王微奕捻着胡须道：“小小树叶能够割破旗子，这应该至少需要50公里以上的时速吧？果然是飓风作怪。”

刘开善凝望着江面，目光迷离：“那位……小姐，你就真确定船上的人在江底还活着？这未免太不可思议了吧！”

所有的人全都升腾起同样的疑问。

王微奕抖开手中的一份地图，查看着，神色变得肃穆：“因为这里是北纬30°，全世界最神秘的地带！”

林从熙的心头震颤了一下，仿佛有一根神经被掀起：“北纬30°？它有什么独特之处吗？”

王微奕尚不及回答，冷寒铁已哼了一声：“既然大家都没死，那就走吧！”

林从熙跳了起来：“去哪里呢？对了，你们凭什么莫名其妙地把我抓来？我要抗议！”

时光如头顶的风云，剧烈变幻，回到十天前——1948年3月6日的清晨，地点为武汉汉口码头。

十天前，林从熙的身份尚是一家古玩店的老板，虽然不能说是富贵加身，至少也是衣食无忧，在武汉过着逍遥的日子。然而从他踏上汉口码头的那一刻起，他的命运却完全被改变了。当日他前往码头迎接一名客户。客户在两天前给林从熙打来电话，希望从他手里购买一幅宋代名家米芾的山水画，出价甚高，并说自己两天后会抵达武汉交易。林从熙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赚钱机会，当即表示会到码头接他，略尽地主之谊。谁知林从熙等到的并非那名客户，而是两名士兵。他们在码头上用枪指着林从熙，逼迫他登上军舰，随即塞给他一个扫把、一个水桶。就这样，林从熙莫名其妙地从一个小老板变成了一名清洁工。

林从熙曾在船上暴跳如雷，然而他刚开口说了一句口头禅“狗娘养的……”背后就挨了一皮带。

抽他的是一名虎背熊腰的士兵，名叫唐翼，下手极重极狠，一皮带抽在林从熙的背上，几乎将他的五脏六腑全都震碎了。林从熙感觉到嗓子眼间一阵发甜，血腥味将他所有的愤怨全都堵住了。他趴在地上，喘气不止。

唐翼冷冷地扔下一句话：“想活命的话，就多做事，少说话！”

林从熙顿时明白了自己的处境。在这艘军舰上，他就是个身份最卑微的清洁工，稍不顺从，极可能被扔进长江中，死无葬身之地。

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大丈夫能屈能伸。林从熙捡起了扫把水桶。

这时，他遇到了刘开善。